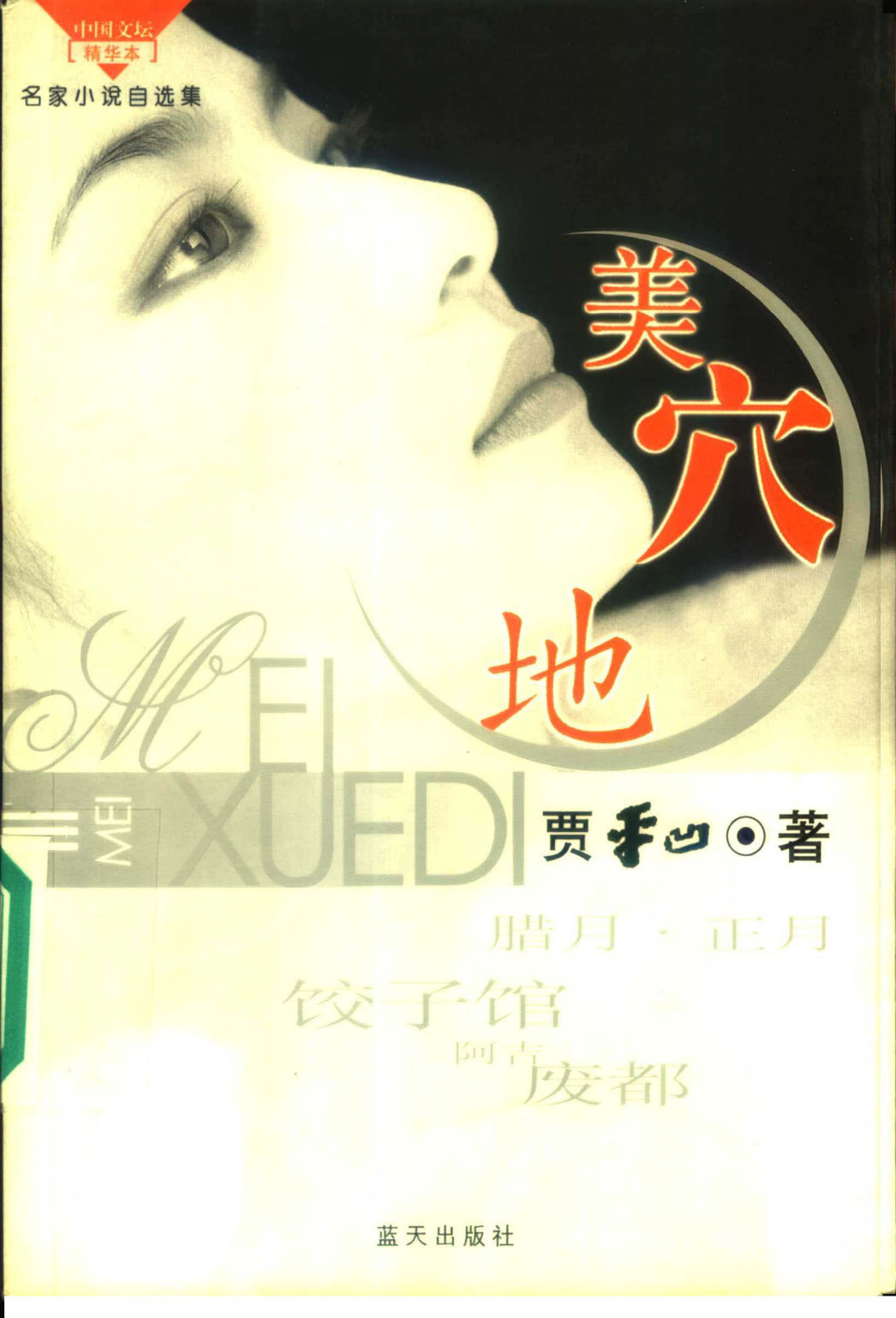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坛
【精华本】

名家小说自选集



美穴地

贾平凹◎著

腊月·正月

饺子馆

阿吉

废都

蓝天出版社

《浮躁》获美国美孚文学奖
《废都》获法国费米那文学奖

美穴地



44046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穴地/贾平凹著. —北京: 蓝天出版社, 2003.4

(名家小说自选集)

ISBN 7-80158-321-3

I. 美... II. 贾...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
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5113 号

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兴路 14 号)

(邮政编码:100843)

电话:66983715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375 印张 340 千字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000 册

定价:25.00 元

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(代序)^①

贾平凹

传统性的小说的视点全能全知的,现代性小说更注重以作者或以小说中某人物的视点进行的。现代小说当然指具有现代意识,而现代意识说到底是人类意识。求变求新是现代意识的灵魂。现代小说讲究作家思想对真实性所发挥的作用,强调创造高于现实,并非只描绘外显的社会历史,还得创造心灵史和精神史,创造具体事物的诗性。那么,在叙述语言上更少作静态的描写,而具有了导入状态的功能。它是进行时态的语言,如博尔赫斯。博尔赫斯是很受中国作家推崇的外国作家,他的叙述方式颠覆了我们传统的叙述方式,使小说更具备了动感,更获得了更大的精神空间。传统性的小说多写到的是人生,命运,现代性的小说多写的是人性生命。现代小说有时可能并没有典型的人物,神奇的

① 本文是作者 2002 年夏在苏州大学的讲演之一部分,题目为选编者所加。

情节,或者有人物而没有姓名,按习惯看法不像小说,却更使小说独立为小说,与散文界限分明。博尔赫斯的小说,马尔克斯的小说,略萨的小说,你只要看看他们的开头,你就明白他们的语言是怎样一下子将你导入状态,你随着它就走进一个漆黑的洞穴里,由他的火把一点点照耀你进入。现在国内年轻的作家都在采用这种方式,从行文上看,再也不作那样指写式的写法,而是叙述。这种导入状态的功能是以伟大的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识为基础的,提供了广阔的心理空间。《尤利西斯》这本难懂的书你可以什么都没有看懂,但你要看得懂他是怎样把潜意识的东西用语言传达出来。比如我们写张三和李四说话,张三问你早饭吃的什么?李四说吃的稀饭。张三又问:下饭的菜呢?李四说:是咸菜。以传统的写法,我们就一问一答地写了。而乔伊斯不这么写,张三在问李四,你早饭吃什么?张三是看着李四的,李四或许坐在窗前椅子上,但现实生活中张三问李四一句话时眼睛看着李四,眼里的余光一定就同时看到了李四身后的窗台上还放着一束花,窗子的帘布是红色的或白色的,这些他全看到了,但看到这些一定会反射在他的心里,觉得那束花好看不好看,花是谁送的,帘布合适不合适,是谁买的,又用过多久。这些都是潜意识,不会说出口,更不会影响他在问李四你早饭吃的什么?乔伊斯却在一问一答中同时把这一切都写了出来。所以说,现代小说的语言更具有独立性,能直接达到目的。学习现

代小说的语言,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旧的文学思维,要确立新的文学观。有了新的文学观才能真正地学到真髓。现在有人学个表面,或者全部短句和句号,或者大量铺设进行煽情的长句和没标志,将意识流变成心理活动。

现在,再谈谈对话。我谈简单些,只谈一点,即它的功能变化。

在中国戏曲上,唱段是抒发心里情感的,即言之不尽而咏之,对白(即对话)则是叙述的,承上启下,交待故事。中国戏曲上的这种办法被中国传统小说所采用,对话在小说中的功能当然也能起到塑造人物之效,但更多的还是情节过渡转化,或营造氛围。一般作品中的对话仅是交待,优秀作品则多于营造渲染气氛,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。现代小说则改变了,将对话完全地变为营造渲染气氛和抒写心理活动,可以说和中国戏曲的那一套颠了个过儿。对话成了现代小说展示作家水平高低的重要舞台。可以看出,现代小说中的对话就是对话,直抵精神。如一座水泥建筑上的窗户。在这里,潜意识得到泄露。所以,许多现代小说最难懂的部分就是对话。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恐怕是世界上最让人难读的小说,但它却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小说。我读它的时候,也糊糊涂涂,但我看懂了它的对话。我前面举过例子,他是在对话中充分把潜意识显示出来,而扩张丰富着人的精神空间。

目 录

贾平凹	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(代序)
1	饺子馆
25	阿吉
58	腊月·正月
173	美穴地
215	太白山记(节选)
244	阿尔萨斯 ——一千四百年前发生在姑臧的故事
254	猎人
272	鸡窝洼的人家
391	废都



饺子馆

在西安,常常被编成段子受戏谑的是上海人和河南人。说上海人如何地小气,买烧鸡只肯买鸡爪子,买一只鸡爪子从西安上火车,一路都在嘴里啃呀,啃呀,到上海了还没有啃净。编河南人的段子就更多了,著名的是董存瑞炸碉堡:董存瑞去炸桥上的碉堡时是和他的战友一块去的,战友是河南人。河南人让董存瑞手撑着炸药包,说,我去寻个棍儿来支。河南人一去却再不回来,总攻的号角吹了,董存瑞只好拉响了导火索。董存瑞是一边拉导火索一边喊:河南人——你日弄了我……就牺牲了。西安人戏谑上海人,上海人不多理会,因为上海离西安远。河南人就不行了,骂西安人“日巴耍”。“日巴耍”是西安的土话,意思即没正经没品位。陕西和河南是邻省,西安城里五分之一又都是河南籍人,西安人和河南人就有故事啦。

这个故事是在西安的一家饺子馆里开始的。

时间是中午,咚,门被脚蹬开了,胡子文领着三个中学时的女同学进来吃饺子,胡子文说:日巴耍,这么小个饭馆!同学说:不小啦,再大的饺子馆还不都是只吃一肚子。胡子文说:那就委屈各位





了！同学说：是荣幸，文联组联部的主任平日都是吃请哪有过请吃的？胡子文笑着说：这倒是。勾着一个指头把服务员招来，问都有什么馅儿的饺子？服务员很热情，忙说了两个“中，中”。胡子文说：怎么说河南话？服务员说：老板是河南人，要求我们必须说河南话。胡子文说：这才是怪事，日巴要，我就要你说西安话！服务员说：对不起，这是我们饭馆的特色。胡子文有些躁了：把你们老板叫来！服务员转身走去，同学劝胡子文：说河南话就说河南话吧，只要饺子好吃，生什么气呢？胡子文就笑了笑，把眼镜卸下来放在桌上，一边松着领带一边逐个询问同学的近况。三个女同学大概说了一下，因为都混得不好，有些不好意思。胡子文说：好日子会有的，以后就顺了。一仰头，瞧见从收银台处有一个黑矮胖子迈着步子走了过来，就把眼镜又戴上，说：工厂效益差，可以辞职自个儿干么，比如卖服装……一个同学说：老板真的来了！胡子文已经估摸过来的是老板，哼了一下：农民！接着说：人家农民进城都赚钱了，城里人倒混得没头没脑了？那个同学一直在看着过来的老板，低声说：这么个黑胖子，怕是黑道上的人哩。胡子文当然不能和一个黑道上的人论理了，老板站在了桌边，张口才要招呼，胡子文偏不理睬，继续给同学说道理，甚至说到了古人：熬过一段，前景就光明了，古人也说了，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”。黑胖子和蔼地说：斜字在这里恐怕不念邪音，该是念峡音吧。胡子文猛然觉悟斜字是要念作峡音的，耳梢红了一下，却随之眼睛也斜了，说：你是这里的老板？胖子说：小门面，不成体统。胡子文轻笑了：我难道不知道会念峡音吗，我是故意试试你的！西安自古居不易，我要看看一个河南人在西安怎么就办红火了一个饭馆？！还行，老板！老板更加和蔼了，胖脸上开始出现酒窝，酒窝不是在腮上而在两眼角下，显得憨厚又滑稽，说：我是从河南乡下来的。胡





胡子文说：这看得出来。老板说：我小学没毕业，到西安怕人瞧不起，多认了些生僻字罢了。胡子文说：平日看些什么书？老板说：就是字典。三个同学嘎地笑了，胡子文却说：这倒是捷径。书用不着看得多，这如口袋上插钢笔，不插是文盲，插一枝是小学生，插两枝是中学生，插三枝四枝就成修理钢笔的了。老板说：说得好，先生是文化人？胡子文把自己的名片递过去，老板立即惊乍：是文联主任呀，我没文化就最尊重文化人！服务员有眼无珠，她把界石当兔哩……胡子文对同学说：听懂了吧，这是乡下的歇后语。老板说：不好意思，说几句就露了底了……主任，我能不能和你照个像？胡子文说：行么。服务员立马跑到后室拿来了相机，就给胡子文和老板合影，说：主任你笑一笑。胡子文没有笑。拍照了一张，老板说他可能眨眼了，要求再拍一次，又是咔嚓一道闪光，胡子文的眼睛被光耀得发花，一边揉着一边说：那就和三位副处也合个影吧！胡子文指的是三个女同学，三个女同学面面相觑。老板说：副处？这么年轻的小姐都是副处级了？！三个女同学笑了一团，说：还是小姐？小姐都在家里，这里的是小姐的娘喽！老板说：城里人嫩面。一阵拍摄后，老板让服务员上菜上酒，说能结识三位文化人真是三生有幸，这顿饭就算是他请了。胡子文偏把钱包掏出来，说：那不行。老板说：这你就不给我面子了，难道以后不让我再求教你啦？胡子文就把钱包装进口袋，说：那就简单上几个菜。

胡子文就这样认识了饺子馆的老板。老板叫贾德旺。胡子文觉得这个河南人有辅导性，往后的日子就常到饺子馆去。胡子文每次去，显得很匆忙，一只手插在裤兜里一只手弯着抱一堆书和杂志，不是说吃罢饭要去审查一个歌手赴京参赛的节目，这个歌手是他在歌厅发现后推荐给音乐家协会的，就是说下午有一个业余作者要拜会他。他说：这孩子潜质不错，你瞧瞧，新发表在这份杂志





上的小说蛮有味道啊！贾德旺就说他不懂小说，狗看星星一处明。胡子文说：你还是读字典？贾德旺说：字典够我读一辈子了。胡子文说：那你就好好给咱赚钱，如果人人都只读书，社会也害怕了。贾德旺就殷勤地把饺子端上来，又掏出两包香烟放在桌上，问照片放大了挂在墙上好看不好看。胡子文瞧着墙上已挂着的他和老板的合影，心里受活，嘴上却说：这让我给你作了广告么！贾德旺说：秃子要沾月亮光呀！胡子文吞进一颗饺子，舌头搅着，说：沾就沾吧，不帮朋友又帮谁去？贾德旺就忙添酒，胡子文说：酒不敢再喝了。又吞进一颗饺子，他觉得饺子很香。

胡子文再一次领了三朋四友去饺子馆，贾德旺没有在，他问服务员：老板呢？服务员在旗袍开衩处抓痒，赶忙侧身靠了墙，说：去银行了。一句话未落，贾德旺推门进来，一把将胡子文抱住，说：你不想饺子，我倒想你了！胡子文一一介绍了朋友，贾德旺说：那几个副处没来？胡子文说：哪儿的副处？贾德旺说：一起照过相。胡子文嘎嘎大笑：日巴要，我给你说个段子吧。贾德旺说：你们西安人爱作贱我们河南人，是不是又说董存瑞的故事呀？胡子文说：那不是，我说的是一个干部在歌舞厅问小姐是不是处女，小姐说这该怎么说呢，要说是处女，我怀过孕，要说不是处女，我还没结婚，就算是副处吧。贾德旺恍然大悟，拿拳头捶着胡子文的肩大笑，一笑，一排牙掉下来。贾德旺是假牙，他把假牙又塞进嘴里，说：今日来的都货真价实？胡子文严肃了：虽不是干部，可尽是些文豪哩！贾德旺便指使厨房先弄一桌菜，专挑了那个穿旗袍的服务员往上端。服务员漂亮，几个人话就多了，不说人漂亮而说旗袍漂亮：小姐，能不能让我抱抱你那衣服？服务员害羞，端一盘菜放下了，慌慌就退下去。胡子文说：小姐，你得报名哩！服务员再端一盘菜了，说：王桂花！又端上一盘菜放上了，说：王桂花！胡子文说：让





你报菜名不是报你的名！大家就笑这是个河南农民开的店，就议论起文化界的人人事事，有人说道从北京来了个著名诗人，市上接待的规格很高，从机场接回来用警车开道哩。胡子文说：你知道他的代表作吗？那人说：不知道。胡子文说：我也不知道，恐怕谁也不知道，他是人人都知道的著名诗人而人人都不知道写过什么诗的著名诗人！那人说：日巴要！不服一人或见人就服都是妄者。你是妄者。胡子文说：对不起，那不是妄者，是佞者。那人说：我把它念妄者。胡子文说：文化人老念错别字就丢脸了！那人说：好，好，你能行，我给你写个字你认认。指头蘸了酒在桌面上写，写的还是一个行字，但行字的左右两部分写得很开，成了两个字。胡子文认不得。在座的人都认不得。胡子文说：你说是什么字？那人说：我问你呢？贾德旺端了酒杯过来要给大家敬一杯，看见桌上的字，说：这念耻音和厨音。大家都抬起头，对贾德旺刮目相看了。胡子文趁机说：贾老板可是满腹经纶哩！写字的那人喉咙干咳了一下，较了真儿，伸手又在桌上写了一个字：孑。说：这怎么念？胡子文瞅了瞅，说：那一笔是平的还是斜的？那人说：斜的。胡子文说：我认得它，它认不得我。贾德旺说：地耶杰的杰，念杰音。那人说：错了，念决音！贾德旺说：念杰不念决。双方各持己见，争执起来。胡子文说以字典为准，饭馆里有字典没？饭馆里当然有字典，服务员立即跑到贾德旺的办公室拿来了字典，字典已经污损不堪，翻了半天，查出来了，孑字是读杰音。桌面上的气氛有些尴尬，贾德旺一抹袖子，将那个字擦了，给大家斟酒，说：关公门前耍大刀，我玩胆大哩，正好碰上我认得这个字，瞎猫碰上死老鼠了！大家也就说：你这个河南人不像河南人。胡子文说：吃羊肉图膻哩，没腥味了就不叫羊肉。贾德旺说：我是河南人。大家说：河南人把耍猴能称做文化娱乐活动，你肚里墨水不少倒还开了饭馆！





失败了的那人一时落寞，出气不顺，噘了嘴拿筷子也不夹菜，梆梆在桌沿敲节奏，旁边的一位便给他台阶下，随节奏哼了一句流行的歌：我们的大中华，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……

“不对，”失败了的那人说，“是五十七个民族！”

“还有哪个民族？”

“担族。”

大家就拿眼睛看贾德旺。因为说担族，大家都明白是指河南人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河南遭水灾，大量的灾民挑着担儿逃来西安，西安人便称河南人为河南担。而现在在河南人开的饭馆里吃饭，又当着饭馆的老板说担族，大家就觉得贾德旺要生气了。但是，贾德旺没有生气，脸定得平平的，说：你还少说了——一个民族。

“哪一个？”

“耍族。”

“耍族？”

“耍族。”

贾德旺笑笑的，一笑又出现了眼角下的酒窝，憨厚又滑稽。贾德旺笑过之后转身走了，大家猛地晓得了耍族指的是日巴耍族，是贾德旺在戏谑了他们这些西安人。西安人的好处是爱戏谑别人而受别人戏谑了也不上怪，贾德旺戏谑得有趣，就都也笑了，倒惹得失败了的那人骂道：真当的是日巴耍！

胡子文和他的朋友受了戏谑后，一连十天再没去饺子馆，第十一天，他却是在一家茶社里拨通了贾德旺的电话。

“喂，儒商！”

“你这是在骂我哩么。”

“狗咬人不是新闻，人咬狗才是新闻。”

“可咱是卖饺子的呀！”





“你是想挣些零花钱了就回河南乡下去，还是要在西安当餐饮界龙头？”

“你要给鸡戴暗眼呀？！”

“日巴要！”

胡子文咋嗒把电话挂断了。

电话突然挂断，还拿着听筒的贾德旺喂喂了几声，立在那里发了愣。发过愣了，拿过字典在翻，蓦地觉得不对，拔脚就赶往了茶社。

胡子文正要结茶水钱，让服务生打个折，服务生请出示打折卡，胡子文没有打折卡。没有打折卡是不能享受打折的，胡子文说：你们老板呢，让你们老板来！一扭头，瞧见玻璃窗外贾德旺往里瞅，一张脸压扁了个大柿饼状，挥手让服务生走了，继续吃茶。贾德旺就进来了，说：处长生气了？

“你要不来，我永远也不会见你了。”胡子文说，“弹琴不能给牛弹，朽木上雕花雕不成还坏我手艺哩！”

“上次冒犯了你和你的朋友还望包涵。”

“冒犯得我要让你发大财呀！”

贾德旺就坐下来，憨厚而滑稽的笑，并且用手指将胡子文面前桌上的茶水痕拭擦了一下。两人就叽叽咕咕说起来。胡子文说话要做手势，说着说着身子就坦靠在沙发上，贾德旺先是低着头，再是抬起头，渐渐距胡子文越坐越近，末了就侧了身子，只将半个屁股坐在沙发沿上了。

“就这么吧，”胡子文说，“下午我还要开个会的。”

“到底是文化人，点石成金！”

贾德旺满怀喜悦，主动将茶水钱掏了，两人出门，又抢先把门拉开，拦了出租车，付了车费，还叮咛司机开慢点，一定要安全送





到。

从此,贾德旺每天在饭馆门口竖一块广告牌,上面写着一个极生僻的汉字,注明凡是来饭馆的顾客若能认得此字,所用饭菜酒水全部免费。头三天,广告牌上的生僻字竟无一人认得,但消息却传开来,说南大街那个开饺子馆的河南人是个儒商,办的饺子馆富有文化味。越是认不得的生僻字越是有更多的人前来要认,饺子馆的生意陡然火爆,往往顾客没有座位,就在饭馆门口排长队等候叫号。到了深夜,贾德旺把饭馆的前后门关了,让三个员工在那里点钱,自己则在旁边翻字典,寻着一个生僻字,写下来,问点钱的员工:认不认得这个字?员工不认得。又写一个,员工还是不认得。贾德旺说:你能认得个啥?员工说:我只认得钱。贾德旺发了一声恨,却笑了,说:这也是,认得钱就好!寻生僻字寻到十多个了,一时再寻不出,一个员工说:老板,我写个字也认认。贾德旺说:用河南话说!这个员工是从陕西乾县招来的,学说河南话说得不好,就不说话了,拿指头在地上写了个翌字。贾德旺当然认得这个字念照音,也知道这是埋在乾县的那个武则天在生前所自造出来的字,但贾德旺的脑子一下子活了:何不也自造些字呢?于是,第二天,饺子馆门口贴了一幅对联,上联七个字谁也不认得,下联七个字谁也不认得。门口时不时有了争论,贾德旺听着十分得意,专等着一伙人进来让他定夺正误,贾德旺偏笑而不语。这一日饭馆才打了烊,有服务员慌慌张张过来说:对联的一半被撕了!贾德旺说:是谁认得了那些字?跑出去,一只游狗就在旁边,嘴角还叼着一团纸,就乐了:这是只文化狗嘛!着人把狗撵到饭馆,拴在厨房后每天喂骨头养着。

一年后,这只狗养得肥头大耳,贾德旺的饭馆也扩大了门面,左右两边的店铺全部吞并,又把上边的二楼买下,饺子的品种也越





来越多，发展成了饺子宴。西安的电视台请他去做过节目，贾德旺当然说的是河南话，好多人都觉得这河南话蛮好听的。任何企业有了钱，肯定就有人来要拉赞助了，比如报社需要办个征文比赛，电视台需要播放一部新片，还有音乐会，艾滋病预防宣传，书画联展，贾德旺都掏了钱，胡子文也就来了。

“生意好得很啊！”胡子文用河南话说。

“你也说河南话了？”

“现在不是春节冷清而圣诞节热闹吗，前几年广东发达了到处是广东话，再过几年西安恐怕要规定河南话是第二语言了。”

“都是托文化的福！”

“是要打文化品牌！”胡子文说，“听说你又给一个观赏石协会赞助了？”

“要是五年前向我借二百元钱，那我拿不出来，现在也是回报社会么。”

“小勺子也会把一头牛炒完的！如今兴建设企业文化，你为什么不在饺子文化上想些招呢？你知道不知道‘马太效应’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算了。”

“我是狗咬汽车不用脑子！”

“不要说这农民的话！”

“可我就是农民啊！”

“你不是农民！”胡子文说，“你记住，你现在是饺子王，是西安著名的儒商！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我想了，开一个饺子文化研讨会，把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教授请来，研讨会的规格越高，饺子馆的声名越大，将来可以去北京





上海广州开饺子宴连锁店么!”

“嘿嘿嘿。”

“嘿嘿啥的?”

“我这是狗吃麦苗装羊(洋)呀!”

“又说农民话了?!”

“我能把专家学者教授请来?”

“这有我哩,以文联外联部名义来请。”

“那你给咱整!”

“这还像个大老板的气派,办大事就得有八个字:整大,煽起,咚匀……”胡子文不说了。

“那最后可不能尿管呀!”

“你也知道八字方针?”胡子文笑了,“我怎么能尿管呢,我策划过的事没有不成功的。”

“那你做个计划表,看得多少钱?”

胡子文在夜里起草了一个详细计划表,各项开支用费一合计,得二十五万元,笔一挥,写成了三十万。翌日,贾德旺认认真真审核了计划表,他决定只拿出二十万元。贾德旺用一只破面口袋装了二十万元提到胡子文家里时,胡子文没在家,在朋友家里搓麻将,老婆电话里说:贾老板给咱行贿来了,你快回来。胡子文说:你尽想得好,那是会议经费哩。老婆说:还送来一只狗,狗肥得很肥得很。胡子文赶回来,问:这是多少钱?贾德旺说:二十万元,你点点,给我打个收条,将来会毕了你拿票证来换条子,花销不能突破这个数。胡子文有些不高兴。贾德旺说:我打问了,会议机票和宾馆客房都打折哩。胡子文还是阴沉着脸。贾德旺便拍着胡子文的肩称兄道弟了,拿出一份聘书,说:我请处长老兄当顾问,顾问当然要有顾问费,一个月一千元!你不是说嫂子喜欢狗吗,我把我的狗

